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繹史卷一百三十二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舉人臣周元濬

繹史卷一百三十二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屈原流放

史記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强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賔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稾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

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

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

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絶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絶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

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眛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絶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絶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

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

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髪行吟澤畔顔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

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

新序屈原者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潔之行懷王用之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屈原為楚東使

於齊以結强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内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逐放於外乃作離騷　漢書屈原賦二十五篇

楚辭離騷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蘺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汩余若将弗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中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

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茝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余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惟靈

修之故也曰黄昏以為期羌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别兮傷靈修之數化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畮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蘅與芳芷兾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雖萎絶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衆皆競進而貪婪兮憑不猒乎求索羌内恕已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妬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

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蕊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謡諑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

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鷙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

兮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惟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非余心之可懲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余曰鮌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余聽依前聖以節

中兮喟憑心而歴玆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敶詞
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
子用失乎家巷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國亂
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於强圉兮縱欲殺
而不忍日康娱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
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湯禹
嚴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而授能兮修繩墨而
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惟聖哲以茂行

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曽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未廹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

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
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為余前
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皇飛騰兮繼之以日夜
飄風屯其相離兮率雲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斑
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時曖曖
其將罷兮結幽蘭以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
嫉妬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緤馬忽反顧以流
涕兮哀高邱之無女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

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為理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保厥美以驕敖兮日康娱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来違棄而改求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瑶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吾令鴆為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

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
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
而嫉賢兮好蔽善而稱惡閨中既邃遠兮哲王又不寤
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索藑茅以筳篿
兮命靈氛為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
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
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世
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民好惡其不同兮惟

此黨人其獨異户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嶷繽其並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説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

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薆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妬而折之時繽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

祗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
又況揭車與江離惟茲佩其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
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
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靈氛既告
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為羞兮精瓊
爢以為粻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何離心之可
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邅吾道夫崑崙兮路修遠以周
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於天津兮

夕余至乎西極鳳凰翼其承旂兮高翺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余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暇日以媮樂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

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王逸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衺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以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陳直徑以風諫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己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絶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而屈原放在山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沈而死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

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其詞温而雅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閔其志焉

文心雕龍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為露才揚己忿懟沉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縣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麗雅為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為詩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鷖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嘆以為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

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風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為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為歡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艷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並能矣自九懷已下遽躡其跡而

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依文而見時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讚曰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艷溢錙毫

九歌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姣服芳菲

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東皇太一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翺遊兮周章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忡忡○雲中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薜荔拍

兮蕙綢蓀橈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鼂騁騖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與○湘君

帝子降

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余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為兮木上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慌惚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為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匊芳椒兮盈堂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葯房罔薜荔兮為帷擗蕙櫋兮既張白玉兮為鎮疏石蘭兮為芳芷葺兮荷屋繚之

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疑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遥兮容與○湘夫人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凍雨兮灑塵君回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齋速道帝之兮九阬靈衣兮披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為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

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寖近兮愈疏乘龍兮轔轔高駝兮冲天結桂枝兮延竚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為○大司命

龝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龝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

雲之際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歌孔蓋兮翠旌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荃獨宜兮為民正〇少司命

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佪兮顧懷羌色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絙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簴鳴鷈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翾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

來兮蔽日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冥兮以東行○東君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水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為兮水中乘白黿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河伯

若有人

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飄兮神靈雨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靁填填兮雨冥冥

猨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山鬼

操吴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凌余陳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墜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壄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劒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國殤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

與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禮魂○王逸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以見已之寃結託之以風諫

天問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為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斡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

安屬列星安陳出自湯谷次於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强何處惠氣安在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不任汩鴻師何以尚之僉答何憂何不課而行之鴟龜曳銜鮌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鮌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洪泉極深何以寘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應龍何畫河海何

歴鮌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九州何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順隋其衍幾何崑崙縣圃其凥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闢啓何氣通焉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獸能言焉有虬龍負熊以遊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靡蓱九衢枲華安居一蛇吞象厥大何如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

死壽何所止鯪魚何所䰠堆焉處羿焉彈日烏焉解羽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塗山女而通之于
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維嗜欲不同味而快鼂飽
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蠥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射
鞠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啓棘賓商九辯
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墜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
羿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馮珧利決封豨是射何獻蒸
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

而交吞揆之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而為黄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雚是營何由并投而鮌疾修盈白蜺嬰茀胡為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式從横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蓱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協脅鹿何膺之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惟澆在户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

何肆湯何殛焉舜閔在家父何以鱞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城誰所極焉登立為帝孰道尚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舜服厥弟終然為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伏大説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

以肥之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恒秉
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昏微循迹有
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
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
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
莘之婦湯出重泉夫何辠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會鼂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列擊紂躬叔
旦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

施反成乃亡其辠伊何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
何以將之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穆
王巧梅夫何為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妖夫曳衒何
號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
桓九會卒然身殺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
諂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阿順而賜封之何聖
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詳狂稷維元子帝
何篤之投之于冰上鳥何燠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

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之國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受賜兹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師望在肆昌何志鼓刀揚聲后何喜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初湯臣摯後兹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彭鏗斟雉帝何饗壽永多夫何

久長中央共牧后何怒蠭蟻微命力何固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凡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何云荆勳作師夫何長先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王逸曰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故其文義不次敘云爾

遠遊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

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遭沉濁而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炯炯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步徙倚而遥思兮怊惝怳而永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神儵忽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為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真人之休德兮羡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

延奇傳說之託辰星兮羨韓衆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羣而遁逸因氣變而遂曽舉兮忽神犇而鬼恠時髣髴以遥見兮精皎皎以往来絶氛埃而淑尤兮終不反其故都免衆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恐天時之代序兮耀靈曅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零聊仿佯而逍遥兮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遺芳兮晨向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程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

將從王喬而娛戲飡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

玉色頩以脕顔兮精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汋約兮神要眇以淫放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寞乎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命天閽其開關兮排閶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乎微於閭屯余車之萬乘兮紛容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逶蛇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燿服偃蹇以低昂兮驂連蜷

以驕鶩騎膠葛以雜亂兮斑漫衍而方行撰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勾芒歷太皓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啟路陽杲杲其未光兮凌天地以徑度風伯為余先驅兮辟氛埃而清涼鳳凰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皇攀彗星以為旍兮舉斗柄以為麾叛陸離其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旹曖曃其曭莽兮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衆神以並轂路曼曼其悠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侍兮右雷公以為衛欲遠度世以忘歸兮

意恣睢以担撟内欣欣而自美兮聊媮娛以自樂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汜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指炎神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忽兮沛罔瀁而自浮祝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鳥迎宓妃張樂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玄螭蟲象並出進兮形蟉虯而逶迤雌蜺便蜎以增撓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

樂博衍無終極兮焉乃逝以徘徊舒幷節以馳騖兮逴絶垠乎寒門軼迅風於清源兮從顓頊乎增冰歷玄冥以邪徑兮乘間維以反顧召黔嬴而見之兮爲余先乎平路經營四荒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峥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超無為以至清兮與太初而為鄰〇王逸曰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於世遂敘妙思託配仙人與俱遊戲周歷天地無所不到然猶懷念楚國思慕舊故是以君子珍重其志而瑋其辭焉

卜居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

竭知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哫訾慄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

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卜居○王逸曰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忠貞之性而見嫉妒念讒佞之臣承君順非而蒙富貴己執忠直而身放棄心迷意惑不

知所為乃往至太卜之家稽問神明決之蓍龜卜己居世何所宜行冀聞異策以定嫌疑故曰卜居也

漁父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

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王逸曰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間憂愁嘆吟儀容變易而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濱欣然自樂時遇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焉

九章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為正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肬忘

儇媚以背衆兮待明君其知之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而不遠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專惟君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讐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忠何罪以遇罰兮亦非余心之所志行不羣以巔越兮又衆兆之所咍紛逢尤以離謗兮謇不可釋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心鬱邑余

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願陳志而無路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吾聞申侘傺之煩惑兮中悶瞀之忳忳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懲於羮而吹虀兮何不變此之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為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為此援也晉申生之孝子兮父

信讒而不好行婞直而不豫兮鮌功用而不就吾聞作
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今而知
其信然矰弋機而在上兮罻羅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
君兮願側身而無所欲儃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離尤
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汝何之欲横奔而失路兮堅
志而不忍背膺牉合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擣木蘭
以矯蕙兮鑿申椒以為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
為糗芳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矯兹媚以私

處兮願曾思而遠身〇惜誦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飡玉英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同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濟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皋邸余車兮方林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吴榜以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朝發枉陼兮夕宿辰陽

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入漵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之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亂曰鸞鳥鳳凰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

壇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涉江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吾以行發郢都而去閭兮怊荒忽其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蹠順風波以從流兮焉洋洋

而為客凌陽侯之氾濫兮忽翺翔之焉薄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産而不釋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當陵陽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曽不知夏之為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

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開兮蹇侘傺而含慼外承歡之汋約兮諶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妒被離而鄣之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衆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偽名憎慍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忼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亂曰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辠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哀郢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悲

夫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慢慢願遥赴而横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黄昏以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憍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脩姱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為余而造怒願承閒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憺憺兹歷情以陳辭兮蓀佯聾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媚兮衆果以我為患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不至今

其庸亡何獨樂之謇謇兮顧褻美之可完望三五以為像兮指彭咸以為儀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而難虧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穫少歌曰與美人抽怨兮并日夜而無正憍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辭而不聽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牉獨處此異域既惸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

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亂曰長瀨湍流泝江潭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軫石崴嵬蹇吾願兮超回志度行隱進兮低佪夷猶宿北姑兮煩寃瞀容實沛徂兮愁歎苦神靈遥思兮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道思作頌聊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抽思

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

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眴兮杳杳孔靜幽默鬱結紆軫
兮離慜而長鞠撫情效志兮俛屈以自抑刓方以為圜
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志墨兮前圖
未改内厚質正兮大人所盛巧倕不斲兮孰察其撥正
玄文處幽兮矇瞍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
變白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凰在笯兮雞鶩翔舞同
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惟黨人鄙固兮羌不知余之
所藏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所

示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俊疑傑兮固庸態也文質
疏内兮衆不知余之異采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
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重華不可遌兮孰知余之從
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
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強離慜而不遷兮願志之有
像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
故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汩兮修路幽蔽兮道遠忽兮
曾唫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

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殁兮驥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濁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懷沙

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媒絶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達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高辛之靈盛兮遭玄鳥而致詒欲變節以

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為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為我操之遷逡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時指嶓冢之西隈兮與曛黄以為期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娱憂擥大薄之芳茝兮搴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解篇薄與雜菜兮備以為交佩佩繽紛以繚轉

兮遂萎絶而離異吾且儃佪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
竊快中心兮揚厥憑而不竢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
自中出紛郁郁其遠烝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
兮羌居蔽而聞章令薜荔而為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
芙蓉而為媒兮憚褰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
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廣遂前畫兮未
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莫獨煢
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思美人　惜往日之曽信兮

受命詔以照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强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祕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心純龎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澂其然否蔽晦君之聰明兮虚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而過之何貞臣之無罪兮被讟謗而見尤慙光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壅君之不昭君無度而弗察

兮使芳草爲藪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獨
鄣壅而蔽隱兮使貞臣而無由聞百里之爲虜兮伊尹
烹於庖廚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
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
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爲之
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
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訑謾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聽
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别之何芳草

之早殀兮黴霜降而下戒諒不聰明而壅蔽兮使讒諛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妒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妒入以自代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意情冤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乘騏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乘氾泭以下流兮無舟檝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不畢辭而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惜往日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

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圓果摶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任道兮紛緼宜修姱而不醜兮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慎終不失過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歲并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兮頌○橘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寃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

隱而先倡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其
情豈可蓋兮孰虛偽之可長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
而不芳魚葺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故荼薺不同
畮兮蘭茝幽而獨芳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而自貺
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徉介眇志之所惑兮竊
賦詩之所明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增歔欷
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以
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同流

兮聊逍遥以自恃傷太息之愍歎兮氣於邑而不可止
糺思心以為纕兮編愁苦以為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
飄風之所仍存髣髴不見兮心踴躍其若湯撫珮衽以
案志兮超惘惘而遂行歲曶曶其若頹兮旹亦冉冉而
將至薠蘅槁而節離兮芳以歇而不比憐思心之不可
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寧逝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
常愁孤子唫而抆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
兮昭彭咸之所聞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

景響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愁鬱鬱之無快兮居
戚戚而不解心鞿羈而不開兮氣繚轉而自締穆眇眇
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
不可為藐曼曼之不可量兮縹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
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
之所居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巔據青冥而攄
虹兮遂儵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凉兮漱凝霜之雰雰
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馮崑崙以瞰霧露兮

隱岷山以清江悍涌湍之礚礚兮聽波聲之洶洶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遥遥其左右氾潏潏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黄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逖逖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

洲渚兮悲申屠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結絓而不解兮思蹇産而不釋○悲回風○王逸曰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思君念國憂思罔極故復作九章章者著明也言己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

大招

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春氣奮發萬物遽只冥淩浹行魂無逃只魂魄歸徠無遠遥只魂乎歸徠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東有大海溺水浟浟只螭龍並流上下悠悠只霧雨淫淫白皓膠只魂乎無東湯谷宋只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山林險隘虎豹蜿只鰅鱅短狐王

虺騫只魂乎無南蜮傷躬只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漭洋洋只豕首縱目被髮鬤只長爪踞牙誒笑狂只魂乎無西多害傷只魂乎無北北有寒山逴龍赩只代水不可涉深不可測只天白顥顥寒凝凝只魂乎無往盈北極只魂魄歸徠閒以靜只自恣荊楚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窮身安樂年壽延只魂乎歸徠樂不可言只五穀六仞設菰粱只鼎臑盈望和致芳只内鶬鴿鵠味豺羮只魂乎歸徠恣所嘗只鮮蠵甘雞和楚酪只醢豚

苦狗膾苴蓴只吳酸蒿蔞不沾薄只魂兮歸徠恣所擇只炙鴰烝鳧煔鶉敶只煎鰿臛雀遽爽存只魂乎歸徠麗以先只四酎并熟不澀嗌只清馨凍㱃不歠役只吳醴白糵和楚瀝只魂乎歸徠不遽惕只代秦鄭衛鳴竽張只伏戲駕辯楚勞商只謳和揚阿趙簫倡只魂乎歸徠定空桑只二八接舞投詩賦只叩鐘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氣極聲變只魂乎歸徠聽歌譔只朱脣皓齒嫭以姱只比德好閒習以都只豐肉微骨調以娛只魂乎

歸徠安以舒只嫮目宜笑蛾眉曼只容則秀雅稚朱顔只魂乎歸徠靜以安只姱修滂浩麗以佳只曾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態姣麗施只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魂乎歸徠思怨移只易中和心以動作只粉白黛黑施芳澤只長袂拂面善留客只魂乎歸徠以娛昔只青色直眉美目媔只靨輔奇牙宜笑嘕只豐肉微骨體便娟只魂乎歸徠恣所便只夏屋廣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壇觀絶霤只曲屋步壛宜擾畜只騰駕步遊獵春囿只瓊轂

錯衡英華假只茝蘭桂樹鬱彌路只䰟乎歸徠恣志慮只孔雀盈園畜鸞皇只鵾鴻羣晨雜鶖鶬只鴻鵠代遊曼鷫鷞只䰟乎歸徠鳳凰翔只曼澤怡面血氣盛只永宜厥身保壽命只家室盈庭爵禄盛只䰟乎歸徠居室定只接徑千里出若雲只三圭重侯聽類神只察篤天隱孤寡存只䰟乎歸徠正始昆只田邑千畛人阜昌只美冒衆流德澤章只先威後文善美明只䰟乎歸徠賞罰當只名聲若日照四海只德譽配天萬民理只北至

幽陵南交阯只西薄羊腸東窮海只魂乎歸徠尚賢士只發政獻行禁苛暴只舉傑壓陛誅譏罷只直贏在位近禹麾只豪傑執政流澤施只魂乎徠歸國家為只雄雄赫赫天德明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立九卿只昭質既設大侯張只執弓挾矢揖辭讓只魂乎徠歸尚三王只○王逸曰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屈原放流九年憂思煩亂恐命將終故憤然大招其魂盛稱楚國之樂崇懷襄之德宜輔佐之以興至治因以風諫達己之志也　拾遺記洞庭山浮於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間玉女居之四時聞金石絲竹之聲徹於山頂楚懷王之時舉羣才賦

詩於水湄故云蕭湘洞庭之樂聽者令人忘老雖咸池九韶不得比焉每四仲之節王常繞山以遊宴舉四仲之氣以為樂章仲春律中夾鐘乃作輕風流水之詩醼於山南時中蕤賔乃作皓露秋霜之曲後懐王好進姦猾羣賢逃越屈原以忠見斥隠於沅湘披蓁茹草混同禽獸不交世務採柏實以和桂膏用養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謂之水仙其神遊於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為之立祠 水經注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寛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姊歸即女嬃也 屈原流放忽然暫歸鄉人喜說因名曰歸鄉 輿地長沙羅縣有屈原自投之川山明水淨異於常處民為立廟在汨潭之西岸側石盤馬跡尚存相傳云原投川之日乘白驥而來

史記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

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新序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

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兎曰東郭𪊟盖一旦而去五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遥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兎之塵若躡迹而縱緤則雖東郭𪊟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迹而縱緤與遥見而指屬與詩曰將安將樂棄我如遺此之謂也其友人曰僕人有過僕人有過○韓詩外傳同 宋玉集宋玉事楚懷王言友人於王王以為小臣友人讓玉玉報友人書曰董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也○按此與上互異

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顔色或謂曰先生何談說之不揚計畫之疑也宋玉曰不然子獨不見夫玄蝯乎當其居桂林之中峻葉之上從容游戲超騰往来龍興而鳥集悲嘯長吟當此之時雖羿逄蒙不得正目而視也及其在枳棘之中也恐懼而掉慄危視而蹟行衆人皆得意焉此皮筋非加急而體益短也處世不便故也夫處勢不便豈可以量功校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

宜乎易曰臀無膚其行趑趄此之謂也漢書宋玉賦十六篇唐勒賦四篇

楚辭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廖兮收潦而水清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羇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漠而無聲鴈雝雝而南遊兮鵾雞啁哳而悲鳴獨

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亹亹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悲憂窮慼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繹去鄉離家兮徠遠客超逍遥兮今焉薄專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柰何蓄怨兮積思心煩憺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既駕兮朅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倚結軨兮長太息涕潺湲兮下霑軾忼慨絶兮不得中瞀亂兮迷惑私自憐兮何極心怦怦兮諒直　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凛秋白露既下白

草兮奄離披此梧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離芳藹之方壯兮余萎約而悲愁秋既先戒之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炱之孟夏兮然欿傺而沈藏葉菸邑而無色兮枝煩挐而交橫顏淫溢而將罷兮柯彷彿而萎黄萷櫹槮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瘀傷惟其紛糅而將落兮恨其失時而無當擥騑轡而下節兮聊逍遥以相佯歲忽忽而遒盡兮恐余壽之弗將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俇攘澹容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

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憂之多方仰明月而太息兮
步列星而極明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
房何曾華之無實兮從風雨而飛颺以為君獨服此蕙
兮羌無以異於衆芳悶奇思之不通兮將去君而高翔
心閔憐之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怨而生離兮中
結軫而增傷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
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
土何時而得漧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　何

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卻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踊跳而遠去鳧鴈皆唼夫粱藻兮鳳愈飄翔而高舉圜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惶惶而無所集願銜枚而無言兮嘗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謂騏驥兮安歸謂鳳凰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舉肥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鳳凰高飛而不下鳥獸

猶知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餧而妄食君棄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寞而絕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獨悲愁其傷人兮馮鬱鬱其安極　霜露慘悽而交下兮心尚幸其弗濟霰雪雰糅其增加兮乃知遭命之將至願徼幸而有待兮泊莽莽兮與壄草同死願自往而徑遊兮路壅絕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壓按而學誦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

竊美申包胥之氣晟兮恐時世之不固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榘而改鑿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寧窮處而守高食不媮而為飽兮衣不苟而為温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餐蹇充倔而無端兮泊莽莽而無垠無衣裘以禦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見乎陽春

靚杪秋之遥夜兮心繚悷而有哀春秋逴逴而日髙兮然惆悵而自悲四時遞来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儷

偕白日晼晩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減毀嵗忽忽而遒盡兮老冉冉而愈弛心揺説而日幸兮然怊悵而無冀中憯惻之悽愴兮長太息而增欷年洋洋以日往兮老嵺廓而無處事亹亹而覬進兮蹇淹留而躊躇　何氾濫之浮雲兮猋壅蔽此明月忠昭昭而願見兮然露曀而莫達願皓日之顯行兮雲濛濛而蔽之竊不自聊而願忠兮或黕點而汙之堯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何險巇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彼日月之照明兮

尚黯黮而有瑕何況一國之事兮亦多端而膠加　被荷裯之晏晏兮然潢洋而不可帶既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憎慍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農夫輟耕而容與兮恐田野之蕪穢事綿綿而多私兮竊悼後之危敗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毀譽之昧昧今修飾而窺鏡兮後尚可以竄藏願寄言夫流星兮羌儵忽而難當卒壅蔽此浮雲兮下暗漠而無光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諒無

怨於天下兮心焉取此怵惕棄騏驥之瀏瀏兮馭安用
夫强策諒城郭之不足恃兮雖重介之何益遭翼翼而
無終兮忳惛惛而愁約生天地之若過兮功不成而無
効願沈滯而無見兮尚欲布名乎天下然潢洋而不遇
兮直怐愗而自苦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翶翔之焉薄國
有驥而不知棄兮焉皇皇而更索甯戚謳於車下兮桓
公聞而知之無伯樂之善相兮今誰使乎譽之罔流涕
以聊慮兮惟著意而得之紛純純之願忠兮妒被離而

鄣之　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遊志乎雲中棄精氣之摶摶兮騖諸神之湛湛驂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蒼龍之躣躣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衙衙前輊輬之鏘鏘兮後輜乘之從從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計專專之不可化兮願遂推而為藏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王逸曰九辯者宋玉之所作也辯者變也謂陳道德以變說君也屈原懷忠貞之性而被讒邪作九歌九章之頌以風諫懷王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

招魂　朕幼清以廉

潔兮身服義而未沬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恒幹何為四方些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唯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

些雕題黒齒得人肉而祀以其骨為醢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来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来歸来不可以久淫些魂兮歸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爢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赤蝗若象玄蠭若壺些五穀不生藂菅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徉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歸来歸来恐自遺賊些魂兮歸来北方不可以止些增氷峨峨飛雪千里些歸来歸来不可以久些魂兮歸来君無上天

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目往来侁侁些懸人以娭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歸来歸来往恐危身些魂兮歸来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觺觺些敦脄血拇逐人駓駓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歸来歸来恐自遺災些魂兮歸来入修門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齊縷鄭緜絡些招具該備永嘯呼些魂兮歸来反故居些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君室靜閒安些高堂邃宇檻層

軒兮層臺累榭臨高山兮綱戸朱綴刻方連兮冬有突厦夏室寒兮川谷徑復流潺湲兮光風轉蕙氾崇蘭兮經堂入奧朱塵筵兮砥室翠翹挂曲瓊兮翡翠珠被爛齊光兮蒻阿拂壁羅幬張兮纂組綺縞結琦璜兮室中之觀多珍怪兮蘭膏明燭華容備兮二八侍宿射遞代兮九侯淑女多迅衆兮盛鬋不同制實滿宮兮容態好比順彌代兮弱顔固植謇其有意兮姱容修態絙洞房兮蛾眉曼睩目騰光兮靡顔膩理遺視矊兮離榭修幕

侍君之閒些翡帷翠幬飾髙堂些紅壁沙版𤣥玉之梁些仰觀刻桷畫龍蛇些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芰荷些紫莖屏風文緣波些文異豹飾侍陂陁些軒輬既低步騎羅些蘭薄戶樹瓊木籬些魂兮歸來何遠為些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穱麥挐黃粱些大苦鹹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羮些胹鼈炮羔有柘漿些鵠酸臇鳧煎鴻鶬些露雞臛蠵厲而不爽些粔籹蜜餌有餦餭些瑶漿蜜勺實羽觴些挫

糟凍飲酎清涼兮華酌既陳有瓊漿兮歸来反故室敬
而無妨兮肴羞未通女樂羅兮敶鐘按鼓造新歌兮涉
江采菱發揚荷兮美人既醉朱顏酡兮娭光眇視目曽
波兮被文服纖麗而不奇兮長髮曼鬋艶陸離兮二八
齊容起鄭舞兮衽若交竿撫案下兮竽瑟狂會搷鳴鼓
兮宮庭震驚發激楚兮吳歈蔡謳奏大呂兮士女雜坐
亂而不分兮放敶組纓班其相紛兮鄭衛妖玩来雜陳
兮激楚之結獨秀先兮菎蔽象棊有六簙兮分曹並進

道相迫兮成臯而年呼五白兮晉制犀比費白日兮鏗鍾搖簴㨱梓瑟兮娛酒不廢沈日夜兮蘭膏明燭華鐙錯兮結撰至思蘭芳假兮人有所極同心賦兮酎飲盡歡樂先故兮䰟兮歸來反故居兮亂曰獻歲發春兮汩吾南征菉蘋齊葉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兮遥望博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玄顔烝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騖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朱明承夜兮時不可

以淹皋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心悲魂兮歸來哀江南○王逸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哀憐屈原忠而斥棄愁懣山澤厥命將落故作招魂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風諫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

宋玉賦高唐賦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崪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

顚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
岨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
如言故為立廟號曰朝雲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也玉
對曰其始出也㬪兮若松榯其少進也晰兮若姣姬揚
袂鄣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偈兮若駕駟馬建羽旗湫
兮如風凄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王曰寡人方今
可以遊乎玉曰可王曰其何如矣玉曰高矣顯矣臨望
遠矣廣矣普矣萬物祖矣上屬於天下見於淵珍怪奇

偉不可稱論王曰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儀比巫山赫其無儔兮道互折而層累登巉巖而下望兮臨大阺之稸水遇天雨之新霽兮觀百谷之俱集濞洶洶其無聲兮潰淡淡而並入滂洋洋而四施兮蓊湛湛而不止長風至而波起兮若麗山之孤畝勢薄岸而相擊兮隘交引而却會崪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礫磥磥而相摩兮巆震天之磕磕巨石溺溺之瀺灂兮沬潼潼而高厲水澹澹而

盤紆兮洪波淫淫之溶㵝奔揚踊而相擊兮雲興聲之霈霈猛獸驚而跳駭兮妄奔走而馳邁虎豹豺兕失氣恐喙鵰鶚鷹鷂飛揚伏竄股戰脅息安敢妄摯於是水蟲盡暴乘渚之陽黿鼉鱣鮪交積縱横振鱗奮翼蜲蜲蜿蜿中阪遥望玄木冬榮煌煌熒熒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會不可殫形榛林鬱盛葩葉覆蓋雙椅垂房糾枝還會徙靡澹淡隨波闇藹東西施翼猗狔豐沛綠葉紫裹丹莖白蔕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清濁相和五變四會

感心動耳迴腸傷氣孤子寡婦寒心酸鼻長吏墮官賢士失志愁思無已歎息垂淚登高遠望使人心瘁盤岸巑岏振陳磑磑磐石險峻傾崎崖隤巖嶇參差縱橫相追陬互横牾背穴偃蹠交加累積重疊增益狀似砥柱在巫山之下仰視山巔肅何芊芊炫燿虹蜺俯視崝嶸窐寥窈冥不見其底虛聞松聲傾岸洋洋立而熊經久而不去足盡汗出悠悠忽忽怊悵自失使人心動無故自恐賁育之斷不能為勇卒愕異物不知所出縱縱莘

莘若生於鬼若出於神狀似走獸或象飛鶬譎詭奇偉
不可究陳上至巏側地盖底平箕踵漫衍芳草羅生秋
蘭芷蕙江離載菁青荃射干揭車苞并薄草靡靡聯延
夭夭越香掩掩衆雀嗷嗷雌雄相失哀鳴相號王雎鸝
黄正冥楚鳩姊歸思婦垂雞高巢其鳴喈喈當年遨遊
更唱迭和赴曲隨流有方之士羡門高谿上成鬱林公
樂聚穀進純犧禱璇室醮諸神禮太乙傳祝已具言辭
已畢王乃乘玉輿駟蒼螭垂旒旌旆合諧紬大絃而雅

歌流冽風過而增悲哀於是調謳令人惏悷憯悽脅息增欷於是乃縱獵者基趾如星傳言羽獵銜枚無聲弓弩不發罘罟不傾涉漭漭馳苹苹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弭節奄忽蹄足灑血舉動先得獲車已實王將欲往見之必先齋戒差時擇日簡輿玄服建雲旆蜺為旌翠為蓋風起雨止千里而逝蓋發蒙往自會思萬里憂國害開聖賢輔不逮九竅通鬱精神察滯延年益壽千萬歲○汪洋弘麗遂開上林羽獵一派後人踵事增華不能出其範圍

神女賦　楚襄王

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玉異之明日以白王王曰其夢若何玉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怳忽若有所喜紛紛擾擾未知何意目色髣髴乍若有記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罔兮不樂悵爾失志於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王曰狀如何也玉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上古既無世所未見瓌姿瑋態不可勝讚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

明月舒其光須臾之間美貌横生爗兮如花温乎如瑩五色並馳不可殫形詳而視之奪人目精其盛飾也則羅紈綺繢盛文章極服妙綵照萬方振繡衣被袿裳穠不短纖不長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游龍乘雲翔嫷被服俛薄裝沐蘭澤含若芳性和適宜待旁順序卑調心腸王曰若此盛矣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夫何神女之姣麗兮含陰陽之渥飾被華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奮翼其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嬙鄣袂不足程

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近之既妖遠之有望骨法多奇
應君之相視之盈目孰者克尚私心獨說樂之無量交
希恩踈不可盡暘他人莫覩王覽其狀其狀峩峩何可
極言貌豐盈以荘姝兮苞温潤之玉顏眸子炯其精朗
兮瞭多美而可觀眉聮娟以蛾揚兮朱脣的其若丹素
質幹之醲實兮志解泰而體閑既姽嫿於幽靜兮又婆
娑乎人間宜高殿以廣意兮翼放縱而綽寬動霧縠以
徐步兮拂墀聲之珊珊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

瀾奮長袖以正袵兮立蹁躚而不安澹清静其愔嫕兮性沈詳而不煩時容與以微動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褰余幬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懷貞亮之潔清兮卒與我乎相難陳嘉辭而云對兮吐芬芳其若蘭精交接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歡神獨亨而未結兮魂煢煢以無端含然諾其不分兮喟揚音而哀歎頩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於是摇珮飾鳴玉鸞整衣服斂容顏顧女師命太傅歡情未接

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目略微眄精彩相授志態橫出不可勝記意離未絕神心怖覆禮不遑訖辭不及究願假須臾神女稱遽徊腸傷氣顛倒失據闇然而冥忽不知處情獨私懷誰者可語惆悵垂涕求之至曙

登徒子好色賦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襄王短宋玉曰玉為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於宋玉玉曰體貌閑麗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

臣無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說乎有說則止無說則退王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臣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闚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攣耳齞脣歷齒旁行踽僂又疥又痔登徒子說之使有五子王熟察之誰為好色者矣是時

秦章華大夫在側因進而稱曰今夫宋玉盛稱隣之女以為美色愚亂之邪臣自以為守德謂不如彼矣且夫南楚窮巷之妾焉足為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曽覩者未敢云也王曰試為寡人說之大夫曰唯唯臣少曽遠游周覽九土足歷五都出咸陽熙邯鄲從容鄭衛溱洧之間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鶬鶊喈喈羣女出桑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粧臣覩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袪贈以芳華辭甚妙於是處

予怳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疎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眄復稱詩曰寤春風兮發鮮榮絜齋俟兮惠音聲贈我如此兮不如無生因遷延而辭避蓋徒以微辭相感動精神相依憑目欲其顔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足稱也於是楚王稱善宋玉遂不退

諷賦 楚襄王時宋玉休歸唐勒譖之於王曰玉為人身體容冶口多微詞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大王願王疏之玉休還王謂玉為人身體容冶口多微詞出愛

主人之女入事寡人不亦薄乎玉曰臣身體容冶受之二親口多微詞聞之聖人臣嘗出行僕饑馬疲正值主人門開主人翁出嫗又到市獨有主人女在女欲置臣堂上太高堂下太卑乃更於蘭房之室止臣其中中有鳴琴焉臣援而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主人之女翳承日之華披翠雲之裘更被白縠之單衫垂珠步搖來排臣戶曰上客日高無乃饑乎為臣炊彫胡之飯烹露葵之羹來勸臣食以其翡翠之釵挂臣冠纓臣不忍仰視

為臣歌曰歲將暮兮日巳寒中心亂兮勿多言臣復援琴而鼓之為秋竹積雪之曲主人之女又為臣歌曰內怵惕兮徂玉牀橫自陳兮君之傍君不御兮妾誰怨日將至兮下黃泉玉曰吾寧殺人之父孤人之子誠不忍愛主人之女王曰止止寡人於此時亦何能已也○與登徒

篇辭旨不甚相遠而格調自異

風賦

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

得而共之王曰夫風者天地之氣溥暢而至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今子獨以為寡人之風豈有說乎宋玉對曰臣聞於師枳句来巢空穴来風其所託者然則風氣殊焉王曰夫風始安生哉宋玉對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緣太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飄忽淜滂激颺熛怒耾耾雷聲迴穴錯迕蹷石伐木梢殺林莽至其將衰也被麗披離衝孔動楗眴渙燦爛離散轉移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升降乘凌

高城入於深宮邸華葉而振氣徘徊於桂椒之間翺翔於激水之上将擊芙蓉之菁獵蕙草離秦蘅槩新夷被稊楊迴穴衝陵蕭條衆芳然後倘佯中庭北上玉堂躋於羅帷經於洞房迺得為大王之風故其風中人狀直憯悽惏慄清涼增欷清清泠泠愈病析酲發明耳目寧體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也王曰善哉論事夫庶人之風豈可聞乎宋玉對曰夫庶人之風塕然起於窮巷之間堀堁揚塵勃鬱煩冤衝孔襲門動沙塸吹死灰駭

涸濁揚腐餘邪溥入甕氣牖至於室廬故其風中人狀直憞溷鬱邑毆温致溼中心慘怛生病造熱中脣為胗得目為䁾瞒齰嗽獲死生不卒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

笛賦

余嘗觀於衡山之陽見奇篠異幹罕節間枝之叢生也其處磅磄千仞絶谿凌阜隆崛萬丈盤石雙起丹水涌其左醴泉流其右其陰則積雪凝霜霧露生焉其東則朱天皓日素朝明焉其南則盛夏清徽春陽榮焉其西則凉風遊旋吸逮存焉幹枝洞長桀出有良名高師

曠將為陽春北鄙白雪之曲假塗南國至此山望其叢生見其異形曰命陪乘取其雄焉宋意將送荆卿於易水之上得其雌焉於是乃使王爾公輸之徒合妙意角較手遂以為笛於是天旋少陰白日西靡命嚴春使午子延長頸奮玉手摛朱脣曜皓齒頳顏臻玉貌起吟清商追流徵歌伐檀號孤子發久轉舒積鬱其為幽也甚乎懷永抱絶喪夫天亡稚子織悲徽痛毒離肌腸腠理激叫入青雲慷慨切窮士度曲羊腸坂揆殃振奔逸遊

泆志列絃節武毅發沈憂結阿厲揚叱太一聲淫淫以黯黮氣旁合而争出歌壯士之必狂奔猛勇乎飄疾麥秀漸漸兮鳥聲草翼招伯奇於源陰追申午於晉域夫奇曲雅樂所以禁淫也錦繡黼黻所以禦暴也縟則泰過是以檀卿刺鄭聲周人傷北里也亂曰芳林皓榦有奇寳兮博人通明樂斯道兮般衍瀾漫終不老兮雙枝閒麗貌甚好兮八音和調成禀受兮善善不衰為世保兮絶鄭之遺離南楚兮美風洋洋而暢茂兮嘉樂悠長

俟賢士兮鹿鳴萋萋思我友兮安心隱志可長久兮

舞賦

楚襄王既遊雲夢將置酒宴飲謂宋玉曰寡人欲觴羣臣何以娛之玉曰臣聞激楚結風陽阿之舞材人之窮觀天下之至妙噫可進乎王曰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爾乃鄭女出進二八徐待姣服極麗姁媮致態貌嫽妙以妖冶紅顏曄其陽華眉連娟以增繞目流睇而横波珠翠灼爍而照曜兮華袿飛髾而雜纖羅顧形影自整裝順微風揮若芳動朱唇紆清揚而抗音高歌為

樂之方其始興也若俯若仰若来若往雍容惆悵不可為象羅衣從風長袖交横駱驛飛散颯沓合并綽約閒靡機迅體輕合場遞進案次而俟埒簇角妙夸容乃理軼態横出瑰姿譎起迴身還入迫於急節紓形赴遠漼以擢折纖縠蛾飛繽猋若絶體如遊龍袖如素蜺遷延微笑退復次列觀者稱麗莫不怡悦

釣賦 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洲止而並見於楚襄王登徒子曰夫玄洲天下之善釣者也願王觀焉王曰其善奈何登徒子

對曰夫玄洲釣也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線餌若組纓釣如細鍼以出三尺之魚於數仞之水中豈可謂無術乎夫玄洲芳水餌挂繳釣其意不可得退而牽行下觸青泥上則波颺玄洲因水勢而施技頡之頏之委縱收斂與魚沉浮及其解弛因而獲之襄王曰善宋玉進曰今察玄洲之釣未可謂能持竿也又烏足為大王言乎王曰子之所謂善釣者何玉曰臣所謂善釣者其竿非竹其綸非絲其鉤非鍼其餌非螾也王曰願遂聞之宋玉

對曰昔堯舜禹湯之釣也以賢聖為竿道徳為綸仁義為鈎禄利為餌四海為池萬民為魚釣道微矣非聖人其孰能察之王曰迅哉說乎其釣不可見也宋玉對曰其釣易見王不察爾昔殷湯以七十里周文以百里興利除害天下歸之其餌可謂芳矣南面而掌天下歴載數百到今不廢其綸可謂紉矣羣生寖其澤民氓畏其罰其鈎可謂均矣功成而不隳名立而不改其竿可謂彊矣若夫竿折綸絶餌墜鈎决波涌魚失是則夏桀商

紂不通夫釣術也今察玄洲之釣也左扶魚留右執槁竿立乎潢汙之涯倚乎楊柳之間精不離乎魚喙思不出乎鮒鯿形容枯槁神色憔悴樂不役勤獲不當費斯乃水濱之役夫也已君王又何稱焉王若見堯舜之洪竿攄禹湯之修綸投之於瀆視之於海漫漫羣生孰非吾有其為大王之釣不亦樂乎

大言賦　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於陽雲之臺王曰能為寡人大言者上座王因唏曰操是太阿剝一世流血冲天車不可以厲至

唐勒曰壯士憤兮絕天維北斗戾兮太山夷至景差曰
校士猛毅皐陶嘻大笑至兮摧覆思鋸牙雲晞甚大吐
舌萬里唾一世至宋玉曰方地為車圓天為蓋長劍耿
耿倚天外王曰未也玉曰并吞四夷飲沽河海跋越九
州無所容止身大四塞愁不可長據地跡天迫不得仰
小言賦 楚襄王既登陽雲之臺令諸大夫景差唐勒宋
玉等並造大言賦賦畢而宋玉受賞王曰此賦之迂誕
則極巨偉矣抑未備也且一陰一陽道之所貴小往大

来剝復之類也是故畢高相配而天地位三光並照則大小備能髙而不能下非兼道也能麤而不能細非妙工也然則上坐者未足明賞賢人有能為小言賦者賜之雲夢之田景差曰載氛埃兮乘剽塵體輕蚊翼形微蚤蝨聿皇浮踊淩雲縱身經由鍼孔出入羅巾飄妙翩綿乍見乍泯唐勒曰析飛糠以為輿剖粃糟以為舟泛然投乎杯水中淡若巨海之洪流蠅蚋皆以顧眄附蟣蝝而遨遊寧隱微以無準原存亡而不憂又曰館於蠅

鬚宴於毫端烹蝨脛切蟣肝會九族而同嚌猶委餘而不殫宋玉曰無内之中微物潛生比之無象言之無名濛濛滅景昧昧遺形超於太虛之域出於未兆之庭纖於毳末之微蔑陋於茸毛之方生視之則眇眇望之則冥冥離朱為之歎悶神明不能察其情二子之言磊磊皆不小何如此之為精王曰善賜以雲夢之田法言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或曰霧縠之組麗曰女工之蠹矣劍客論曰劍可以愛身曰狴犴使人多禮乎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

新序楚威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邪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寛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陵采薇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矣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鯨鳳凰上擊於九千里絶浮雲負蒼天翱翔乎窈冥之上夫糞田之鷃豈能與之

鯈天地之高哉鯨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鯨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奇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〇文選威王作襄王陽陵采薇作陽阿𡾟露刻角作刻羽鯨作鯤糞田之鴳作藩籬之鷃

繹史卷一百三十二